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三
八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CE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禮記註疏卷之三十九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樂記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僇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註

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

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優彌猴也言舞者如彌猴戲

也亂男女之尊卑優或為優

○反。俯本又作府濫力暫反溺乃狄反優音憂侏

音朱傷音儒優乃力反彌猴也依字亦作侯
彌音彌武移反本亦作彌猴音侯本亦作侯
也。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者謂今世
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曲折不能進退齊
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姦聲以濫者謂
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
。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
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優雜子女者
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優雜
彌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彌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
彌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
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
雖復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故不
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為故云此新樂之發也
。毛傳云綠優屬也。正義曰按詩小雅云母教侯升木
舞是狀如彌猴

今世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

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

應律乃為樂字。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徐如文

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前兩經子夏既

答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畢此經答文侯所好古

樂今樂之不同也文侯之意今樂古樂並皆為樂子

夏之意以古樂德正聲和乃為樂今樂但淫聲音曲

而已不得為樂也故云今若之所問者樂也謂今古

皆各樂所好者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
耳。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者古樂有音聲律呂
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文侯曰敢問何如者
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文侯曰敢問何如者
曉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不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
 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
 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
 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
 樂當謂樂不失其所注同當謂樂不失其所注同丁浪反下及詩云莫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
 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
 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

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

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

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

後世也莫亡伯反長丁丈反注同王此于倣反俾

施以鼓反注施延同和如字又胡臥反社勅紀反

音照本亦作照臨如字施始鼓反徧音遍疏至謂

也。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

之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

其所當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者按禮緯含文

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六紀

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
 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
 弦歌此詩頌也。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
 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
 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
 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之

明也。克明克類者類謂勤施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已外及等類以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刑威能與人作君教化不倦能為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克順克俾者俾當為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不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此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皆以為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靡悔者謂此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福社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既受帝祉以遺後世子孫。此之謂也者言詩云德音則此經之所謂也。注德正應和曰莫。正義曰以下皆召二十六年左傳文也。

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

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

所由出也。音五換反。今君至出也。上既云君

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

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之也。文侯曰敢問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

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

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

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趨音促數音

速傲字又作傲同五報反辟匹亦反徐
 芳益反喬徐音驕本或作驕敗必邁反
 節子夏為文侯明弱音所出也。鄭音好
 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
 淫邪之志也。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
 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即
 止是也。衛音趨數煩志者言衛音既促
 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教辟音德者言齊
 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
 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
 也。言四至敗名。正義曰經云鄭音好
 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
 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
 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
 是衛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衛音
 音教辟喬志者不云女色者按詩有桑中
 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教辟推此
 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
 外加以教

辭驕志也故摠謂之弱音也。注春秋傳曰懷與
 實敗名者僖二十三年左氏之文齊女姜氏勸重耳
 也出奔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注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弱

音無所施注詩云至不行。此一節子夏重為文侯

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
 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
 何事不行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注誘進也孔

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
 至謂也。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慎
 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民孔易者此厲
 王大雅板之篇也。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
 甚易也。但已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則此
 之謂也。註誘進也。孔甚也。釋言文也。
 曰誘進也。釋言文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壘虒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註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楬謂祝敵也。壘虒成為籥

虞。鞀音桃控苦江反祝也楬苦瞎反敵也壘許袁
反虒直支反祝昌六反圍本又作敵魚呂反籥也

然後鍾磬等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

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

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字徐胡臥反酬

市由反醕音胤又仕艱。疏然後至序也。正義曰上

反酢音昨長丁丈反。疏經言人君謹慎所好惡以

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為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

世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言此鞀鼓控楬壘虒

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然後鍾磬等

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為本然後

用此鍾磬等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
 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
 以舞動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宋齊
 衛四者為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為道德之音
 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而鬼神也。所以獻酬酢也者又用於宗
 廟中接納賓客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
 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

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
 六佾是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者聞
 樂知德及施于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
 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
 長幼之序也。○**注**控揭至龔虞。正義曰按鄭注詩
 有警篇云祝形如漆甯中有椎敵狀如伏虎背上有
 二十四翻麤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簾七室墳六孔鄭
 云墳燒土為之六如馬非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旁耳自擊鼓革也控揭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
 單穆云革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

思武臣**注**號號今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

也。○**鏗**古耕反徐苦庚反號胡到**注**鍾聲至武臣。○
 也。反。橫古曠反充也。下及注同。○**鏗**正義曰此一節
 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至各隨文
 解之。○**鍾聲鏗鏗者言金鍾之聲鏗鏗然矣。鏗以**



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今也。號以充
 者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今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
 充滿崔氏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
 。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
 云若教今充備則武矣。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者
 君子謂識樂之情者所以聞聲達事鍾既合號今立
 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注**石聲磬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

義。○**磬**依注音磬口擬反一音口定反。○**石聲至之**

經明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磬音磬然矣
 其聲能和故次鍾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
 之聲磬然也。磬以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
 衆物明分明辨別也。辨以致死者既各有部分不

可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之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矣磬舍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注**石聲至誤也。正義曰讀磬爲整者其字下著石樂器之磬其下著正是整然之整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爲整取聲音整整然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注**廉廉隅也**疏**絲聲至之臣。此一經明絲

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廉調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舍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思其事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

思會聚之臣**注**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聚或

最。濫力取反下及注皆同會戶外反**疏**竹聲至之及古外又下同畜勅六反擊力取反**疏**臣。此一經明竹聲濫者濫猶擊也言竹聲擊然有積聚之意也。濫以會者以竹聲既擊聚故能立會矣。會以聚衆者以合會而能聚其衆也。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會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其事也。竽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注**聞謹鼙則人意動作謹或爲歡動或

爲動。整步西反謹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下注鼙許驕反**疏**鼓鼙至之臣。此一經明鼓鼙之聲謹又五羔反**疏**者謹調謹鼙也其聲謹雜矣。謹以立

言此三十一
動者以其聲謹故使人意動作也。動以進衆者以
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
其事也不云鼗而云鼙者廣其類也。注聞謹焉則
人意動作。正義曰是聲能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
則五者之器者據其聲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
起是聲能立事也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鍾聲爲兌石
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鞀爲坎妄取五方之
義棄其五器之聲背經違注曲爲雜說言及
於數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注

以聲合成已之志。衡。鏘七羊反又此。疏也。君子至合之

總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音聲鏗
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已之志意也崔氏云世
所以應同者四維處四方之間四方皆五行可生水

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
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
屬於水故不同於革而不同者以乾爲君父君父之
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革而磬別有所感乾爲天
坤爲地天既不屬人坤所以不別出者爲坤卑故也
今按崔氏此說字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入之意
不應如此鄭注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崔氏之義賢
者擇焉今謂八音唯論五者以鍾與武臣相會石與
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鼙與
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匏與土木不同無此
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

賓牟賈待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注武謂周舞也備

戒擊鼓敬言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

○卒亡侯反坐音賓卒至衆也。正義曰此一經別才臥反又如字音錄是賓卒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德是賓卒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今各依文解之。賓卒賈侍坐於孔子者姓賓卒名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者孔子與賓卒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者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舞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又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卒賈所答亦有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又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武謂至難也。正義曰此以下五事故知周舞也。百變其難者憂其不得士衆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音咏歎淫液歌

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音咏歎上音詠下音代又大計反

直與音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音時至

武事當施也音蚤音早音掉音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

武坐也音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

軒聲之誤也音軒音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音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

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音有司典樂者

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

妄說也書曰王荦荒

傳直專反下文注同

子曰

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夫良反。其直。味歎至是也。味歎之淫液之何也。若此

嘆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味之長

意吟味長歎歎羨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是賈牟

賈答孔子之詞。所以舞前有此味歎淫液之歌者。象

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味而

歎羨此答是也。味歎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

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發

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

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

也。意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

此亦賈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為發揚蹈厲象武王

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

云發揚蹈厲是大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武坐致

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志也。軒起也。

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

故也。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賈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

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者下云

長弘周大

詠

孔子之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味之長

詠

對曰恐不逮事也。此是賈牟

詠

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味而

詠

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發

詠

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

詠

也。意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

詠

此亦賈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為發揚蹈厲象武王

詠

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

詠

云發揚蹈厲是大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武坐致

詠

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志也。軒起也。

詠

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

詠

故也。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賈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

詠

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者下云

詠

之聲淫及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淫貪也。問奏樂

詠

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歎羨淫液貪

詠

商也。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賈牟賈之答非武音謂

詠

非是武樂之音賈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

周大

長弘

賈牟

武王

戰事

發揚

象戰

此答

非也

知非

者下

云發

揚蹈

厲是

大公

之志

故知

此答

知非而故問矣。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賈矣。賈既答貪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說也言武樂之此賈牟賈答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其傳說也言武樂之故時人惑之。若非有司失其傳說則武王之志荒矣者賈牟賈又云若非有司失其傳說則武王荒矣。實為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矣。言武王荒矣。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是有司妄說為貪商使時人致惑。荒老至耄荒。正義曰按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又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二年伐紂時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呂刑文也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為老耄也。子曰惟立之聞諸葛弘者孔子既得賈牟賈之答故云聞諸葛弘諸於也聞於葛弘之說。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賈牟賈為吾子者儀禮注。

言吾子張親之詞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遲之遲並直也。賈牟至何也。自此以前孔子問詩及絃直尼反。賈牟賈自此以後是賈牟賈問孔子此一經是賈牟賈問詞也。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賈牟賈前答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前答之事猶有不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也。天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武之問賈牟賈前答其已久之意被孔子所許不得為非是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賈牟賈問孔子之詞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三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摠干持盾也山立

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

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

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語魚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

大音泰召音邵注及下同治直吏反下注治子曰至

及下同看述君反又音久行戶剛反下同治也

自此以下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

以後之事此一經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夫樂

者象成者也言作樂者做象其成功者也摠干而山

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摠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

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

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者亂謂失行列也

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

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

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三**成

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絃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特

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

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

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

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夫音扶綴丁劣反又丁

衛反注及下同孟本亦作

盟音且夫至以崇。此一經孔子為賓牟賈說武
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
頭從第一出而北出者次及第一出者謂北出者熊氏
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
武王北出觀其也。再成而減商者謂作樂再成舞
者從第二出至第三出象武王減商則與前文再始
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出至
第四出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
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二出却
至第二出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出至第三出
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
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出至本位故言
復綴以崇崇充也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
滿天下此並熊氏之說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
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義亦通也。
國成猶至樂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

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
在南第一出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
此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者
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故云六奏以充武
樂言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

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

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夾古洽反注及下同鐸大各

疏天子至國也。正義曰天子夾振之者謂武樂之

者駟當為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
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也

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因**夾振至五伐。○正義曰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為舞者之節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熊氏按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摠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為祭天時也。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正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代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人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屬謂作樂不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按聖論王肅引家語而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為天子此家語之文也。在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義。今經典今謂天子夾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註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

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摠干俱如熊氏之說此則典之證也云駟當為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王戒誓士衆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武樂惟用四伐不用五伐者尚其少也

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註**分扶問反。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象武

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註**欲語

以作武樂之意。**註**牧野音也徐又以武王克殷反商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
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
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
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
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
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後天下知武王之
不復用兵也註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
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

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

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宗賢

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今

反其居也弛改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

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

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

兵甲之衣曰囊鍵囊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囊弓矢

春秋傳曰垂囊而入周禮曰囊之欲其約也薊或爲

續視或爲壽

反依注音及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也孔安

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邵公與周同姓按黃帝
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
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之
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
之六反祀音起使之行下孟反注同視也商容如字
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
弛始氏反注同廢也華如字又戶化反而弗復扶又
反下同辨字又作釁同許斬反倒丁老反建依注讀
為鍵其展反徐其偃反囊音羔注同墟音虛今力呈
反去起呂反苛音何本又作荷役也鑑音代反又開
改反鑄也分夾至兵也。正義曰分夾而進事蚤濟
止樹反也者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而進也象武
有部也振鐸夾之而進也象武王伐紂為蚤
濟成也象為事之蚤成故前進也。又立於綴以待
諸侯之至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又立於綴象武
王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孔子
為賓牟賈說武樂之體也又欲為賓牟賈論牧野
作武樂之意故云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

此孔子為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反商者反當
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已畢及至商紂之都也。未及
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即封黃帝堯舜
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王之後以其禮
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按周本紀云武王以與戰伐紂
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之所周公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入享社南召公奭貢兵師
尚父牽牲尹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
又云乃封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祿父命召
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
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闕天封比干之
墓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黃帝
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陳大禹
義反當以禮記為正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
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既釋箕
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官使箕子檢

也流三十一

五

卷

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庶民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也。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纘者封為諸侯者以報勞賞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長是也。名之曰建纘者。鍵籥牝也。纘兵鎧之纘也。言鎧及兵戈悉纘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纘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注。反商至約也。正義曰。反當為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徙之詞也。者。以武王之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斃時。

復所武王即徙而居宋也。故云。所徙者微子也。云。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于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按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為五百里。在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為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為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云。衅纘字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為纘。故從纘也。云。建讀為鍵。者。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為鍵。或以管籥。或以纘衣。閉藏兵革。故云。鍵纘也。引詩曰。載纘弓矢也。引春秋傳。垂纘而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纘弓矢也。引春秋傳。垂纘而請垂纘。而入示無弓。但垂纘而已。引周禮。纘之欲其約也。者。考工記。文以皮為甲。纘中盛之。欲其約也。所引此諸文者。證纘是韜盛之物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豕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

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註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

右西學也豕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

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挿也賁

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亦反左射

下右射同泚皆食夜反豕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

反後同裨裨支反搢音進笏音忽賁音奔注同孔安

國云虎賁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說吐活反朝直遙反

射穿食亦反衣裨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而冠古亂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

之弟也註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

事者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食

音嗣更古衡反注同大學音泰注大學同饋

其媿反醕音胤又任覲反弟大計反膠音交

也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射

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豕

首者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豕首諸侯之所射詩也

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

豕首詩也所以歌豕首者皇氏以為舊解云豕之取

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豕之取物

矣鄭注大射云豕首逸詩豕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

已

卷

三

下

射

禮

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饗射
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
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注**三老至東
膠。正義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
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
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
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按王
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
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
殷禮周則右射駒虞之處矣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又不亦宜乎

注言武遲又為重禮樂。夫音扶。若此至宜乎。德

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
不備也則夫武之遲又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
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
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言其宜合當

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重慎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

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

樂以治心者也**注**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予之子油

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

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

也樂由中出故治心。子如字徐將吏反諒音亮油音

由行下孟**疏**謂盛矣各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

反下同

九

卷

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樂以治心記
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致樂
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身也。致樂
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則和易正諒謂誠言能深
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言能深
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諒謂誠言能深
心油油然從內而生則樂者四善之心使善心也。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者四善之心使善心也。
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安則久者既為
不躁故性命長久也。天則神者既為人所信成久而
改則人所信之如天也。天則神者既為人所信成久而
又為人所信之如天也。天則神者既為人所信成久而
夫。神則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
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
似天也。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
所以能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治心者也。言聖王
遠詳審樂之道至治心也。致如此故云致猶深審也。
云子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講如不子之者按尚書云路呱呱而並予弗予
子愛之義而此經子亦足慈愛故讀如不子之
油然新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
好之貌然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
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
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而少利欲既少則
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而見信如天也
怒而見其敬如神也者須言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
其德也。敬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也。天則有形事以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
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有四時不失故云
不言而信神是後人所畏敬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
所從之異耳云樂由中出故
治心者解樂以治心之意也

躬身也禮自外作

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註
鄙詐是貪多利偽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

心入之矣註易輕易也疏致禮至之矣。致禮以治

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禮而治躬謂致禮意以治躬

也言內心莊嚴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

須不和心莊嚴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

心則向善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

致詐偽之心入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

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

生改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失則易慢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註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

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註德輝顏色潤澤也理

容貌之進止也疏爭輝音輝疏故樂至承順。此一

治身內外兼備使德輝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者但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

者樂能感人心故極益於和也。禮極順者禮以檢

貌故極益於順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

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輝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者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禮**德以煇至止也。正義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煇然發見於顏色是德輝由動於內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非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進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云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疏故曰至難矣。此

經總結致備禮樂之道也言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

註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

也。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減禮減而進以進為文也。胡斬反又古斬反注及下同

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註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強其文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

也文猶美也善也。又其兩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

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註放淫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銷音消報依注讀禮得

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日褒音保毛反下同禮得

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註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

之歸

樂樂上音岳洛下音岳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註俱趨

立於中不銷不放也

疏

樂也至一也。此一節論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

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故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為美善也。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為美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也。樂盈而不反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為褒褒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禮得其報則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樂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樂能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義於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得謂至之歸。正義曰得謂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吉凶行禮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禮

得所為吉失禮則凶為樂美善則吉為樂惡則凶兼按注意分明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非也。夫樂至此矣從此以下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猶自止也入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

於此不可過 **疏** 夫樂至此矣。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者免猶自止退也言喜樂動心是人情之所

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前嗟嘆之味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

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者術謂道路變轉竭盡動言口為聲音貌為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變轉為動靜此自然情性為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

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

古以能為三台字注耐古能字下反此故人至無亂

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者動靜而見於外也。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者散

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畫作夜喪家也。注耐古至台字。正義曰言經之耐字是古書能字之義言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云後世變之者言後世以來變耐為能不作耐字也云此獨存焉者言此樂記獨存耐字以為能也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言古時以今能字為三台之字是古者以耐字為今之能字能字為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為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是今古變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

先王立樂之方也注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

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關
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又。以道音導瘠在亦反肉如

反鴻本亦作洪殺色界。先王至方也。此一節論
反徐所例反闕苦穴反。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

以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
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使其文

息止也。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談論義理而不
多瘠謂省約廉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

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
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

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不使放心邪
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湍邪之氣既

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
正流猶至道也。正義曰流猶淫放也者謂樂聲流

動淫邪放逸聲既如此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
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

可銷盡故云論而不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言為歌
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

瘠廉肉聲之鴻殺也者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
須弘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

與廉聲是也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
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

者其聲殺矣云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闕謂樂息
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闕也故云進止所應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
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

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

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註審一審其人聲

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

諧相應和長丁丈反閨音圭比毗志是故至方

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

和敬者以君臣主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

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故云莫不

和親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

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

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

調和之曲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

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

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其五

聲之文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君臣同聽

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附親萬民

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真

言親以及疎言近以至親遠是親附萬民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

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

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

能免也註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

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

名也註諫立勿反要一遙反注要猶會同行戶剛反

都外註故聽至免也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

反註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頌

反註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頌

之聲志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執其于戚習其俯仰誠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誠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兆也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者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紀者紀謂綱紀總要之所言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言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天人是人情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自然敬畏也。綴表至名也。正義曰引詩云荷戈與綴者證綴為表也今按詩荷戈與役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云紀總要之名也綴言樂者與中和之聲為總要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

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儕猶輩類也。

方夫反又音甫鈇音越。儕仕皆反輩布內反。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

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

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

常興則盛矣。夫樂至盛矣。此一經覆說樂道之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怒

非怒不可橫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焉是樂非合喜

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喜則天下和之者以心

內而喜故天下和也。怒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

怒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上

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

於章末總以禮樂結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

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

宜氣順性也

音貢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

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樂入稱工執猶處也

請七類

反徐音情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

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

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直而慈愛

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

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

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

生也

斷丁亂反下及注同好呼報友換戶亂反行戶剛反

商之遺聲也商人

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

之齊

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

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

慮反

明乎商之

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屢數

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

斷猶決也色角反下同讓力仕反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

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知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豪木倨中矩句

中鈞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

如有此事上時掌反抗苦浪反降直媿反折之設

又作系力追反反稟苦老反倨音据中丁仲反句紀具反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

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則

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之至也和胡臥反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至問樂正義曰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

人性所宜者也如賜同者宜何歌也者如賜同之氣

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也請

謂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此師乙答子貢請為論

述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

已性執處所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敘今依鄭

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者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

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寬柔靜正者乃

言以三十一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
以約自處若好禮而守分不能越也小雅者王若小正
性既恭儉而靜廉而謙者宜歌大雅者正直而不可
者也。正而靜廉而謙者宜歌大雅者正直而不可
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早退不能
禮自處其德徠劣故宜歌諸侯之風示能聽天子之
雅矣。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者謂情性肆放質直
慈心愛養者宜歌商者謂情性肆放質直
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遺聲三代于戚所起裁斷是
者宜歌齊者齊三代之遺聲三代于戚所起裁斷是
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齊也。夫歌者直已而陳德
也者言夫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謂已而此德
而宜此歌亦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故云直已而
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者言能直已陳德故有
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
聲也者言五帝德既顯盛遺聲在於後代矣其肆直

而慈愛者宜聽之耳未能行五帝之德也。商之至
之齊商之遺聲也者此五字鄭云衍字者上已有商
者五帝遺聲故此云商人識之故云謂之商矣。齊
者三代之遺聲者前經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
此云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
故謂之齊矣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
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
代之德也。明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愛故臨
事屢斷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溫良
能斷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已也。臨事而屢斷勇也
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者言見利能讓是有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此者保猶安也知也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
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
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故歌至貫珠此一
經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抗舉也。上如抗者言歌聲
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除落之下也。下如折者言
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除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

已流三十一

三十一

音

音聲短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橐木者言
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動也。
倨中知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
。句中鈎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
中當於鈎也。累累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累累
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
令人心想形狀如此。故歌至之也。上論歌之形狀
此論歌之始終相生至於舞蹈。故歌之為言也長
言之也者言歌之為言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說
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
已情則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
更宣暢已意故引液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者以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
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者
言雖復嗟歎情由未滿故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
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是助句辭也。按詩云先
嗟歎後云永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
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

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不足故味歌之此
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云嗟歎之矣。商宋詩也。
。正義曰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
。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云商
至處也。正義曰此經中商之遺聲也。五字言無此
五字以上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故此經不得更有
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
此衍字處也。者前云商者五
帝之遺聲當居此商之處也。

禮記註疏卷之三十九

禮記註疏卷第四十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雜記上第二十

○陸曰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

○疏按鄭曰

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錄屬喪服分為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

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子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